

有志一同的夥伴

訪屏東環保聯盟洪輝祥

文/胡慕倩

屏東環盟，可說是洪輝祥老師一手創立。屏東環盟專注於無毒農業的耕耘。對洪輝祥來說，站在前線擋住一樁樁開發案，永遠緩不濟急，「台灣有80萬公頃農地，卻有30萬公頃在休耕、被賤賣做工業區、生產不健康的食品；如果這些農地能好好利用、發展無毒農業，無論對人或土地都是好事。」

畢業於東吳社會學研究所的洪輝祥，很早就對社會運動有興趣。因為碩士論文題目與原住民相關，因緣際會地參與了民國85年「反瑪家水庫」運動，接觸了環境保護的領域。

走出教室 擁抱自然

畢業後回到家鄉屏東，在屏榮高中教導「公民與社會」。他總拿一件件環

境案例，和學生討論、了解她們的想法。洪輝祥說，屏東有不少對環境正義有熱忱的老師，她們組成「屏東縣教師會生態中心」，關心發生在屏東的大小環境議題。

曾經，屏東縣教師會生態中心，帶著孩子與家長一起上街頭。2005年，白賓山山友會、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、台灣生態學會發起「停止假『風倒木』之名，行砍伐活樹之實的荒謬措施」活動，阻止業者為了種香菇而伐木。

當時，屏東縣教師會生態中心的成員，和關心森林的家長與學生一起到縣府抗議，由東寧國小的學生表演行動劇。飾演活樹的小朋友喊著「救命哪！我不是風倒木！」、「我會死不瞑目的！這還有天理嗎！簡直是無法

無天！」替不會說話的相思樹，表達不願被砍的心聲。

若能在教育體制內和孩子討論公共事務是極有趣的事，並不會強迫孩子完全接受他的理念，而是分享自己對環境的看法。前年，環保團體發起「1208 抗暖化大遊行」，許多孩子自主走上街頭，「一來是孩子覺得有趣，二來是這個議題較無針對性。」洪輝祥說，只要能時時提醒孩子關注四周，她們就能做出自主的選擇。

然而，學校畢竟是個封

閉保守的體制。洪輝祥坦言，雖有家長支持，但面對尖銳議題，學校內部意見分歧。某一次，在考試內出與社會議題相關題目，竟被學校誣衊為有意識型態、告到教育局；教育體制沒有環境教育的存在空間：孩子無法親自到環境問題現場了解狀況、學校多數老師不明白環境與各科知識間的關係，加上今年「公民與社會」納入考試範圍，考試又將領導教學，就動了辭去教職的念頭。

催促辭去教職的最大推力，其實是源於對土地的堅持。某年颱風過後，洪輝祥行駛在枋山的濱海公路間，發現視野可及的海面上一整片黃；再仔細觀察，山坡上土壤裸露嚴重，下大雨時，更直接將泥土沖刷到海中，場面驚人。

守護家園 成立環盟

屏東枋山山坡上有著數不清的果樹，生產全台有名的愛文芒果；但因芒果受歡迎、薄利多銷，近年來種植面積急增近10倍。大幅種植的結果，間接造成土地破壞。果農為了免去耗時耗工的除草辛勞，多半噴灑除草劑一勞永逸，造成環境難以彌補的傷害。

屏東環盟成立不久後，就決心將土地與農業串連成一個整體。我認為，當人類對土地友善，生產出的食品便對人們的健康有益；對土地友善，就減少環境反撲的傷害，如抽地下水養殖造成地層下陷、在河床種西瓜破壞河道等。



◆屏東環保聯盟洪輝祥老師長期關心屏東在地的聲音。

因此，認清自然的大呼吸現象，學習與自然合諧，就應該開始『還地於河』、『還山於林』。唯有森林被保育下來，洪水才能被綠色海綿的複雜根系吸納，儲水於山脈，補助於地下受壓含水層。也唯有讓出行水區給大河，當他有洪氾區、高灘地行走，才能將洪水在廣大的空間滯留、藉礫石與泥砂的孔隙介面，將地表逕流轉存入地下，而不是全部往下游與低窪區灌注，加劇水犯的威脅。

鼓吹全民 綠色消費

慢慢的洪輝祥說服近10位農友加入綠農運動，在網路上發起捐一千元，贊助購買除草機送芒果的活動。這些綠農承諾以人工除草、減少農藥用量、用有機肥，生產出對環境友善並健康的芒果，屏東環盟則協助行銷，成立屏東環盟部落格，以宅配方式將水果送到消費者的手中。行銷的費用多數回到綠農手中。

雖然綠色消費運動未能成熟，是環盟與綠農遭遇的最大困難；即便綠農取得無毒認證，但因願意公平交易、購買無毒產品的民眾依然不多，許多綠農辛苦整年的無毒食品，最終還是要留到一般市場去拚命廝殺。

不過，環盟與37位綠農在去年仍堅持下去。保護環境，就是守護人的健康。近年NGO環境團體財務困難，屏東環盟雖然苦撐，但仍決定，未來消費者只要支持小農，就回饋2%給環保團體守護環境。

NGO團體必須經費自主，才有獨立



◆數以萬計的塑膠布與網帶交纏留給河川與海洋。

靈魂、不被政客與財團牽著鼻子走；當消費者的綠色意識茁壯、願意支持小農守護土地，其部分所得回饋給NGO環境團體在前線努力，才能構成好的循環。

認同與支持綠農的綠色消費者，累計購買小農產品滿一萬元，屏東環盟就將回饋3%抵為下次消費金額。「

綠色消費是最好的環境保護力量！」，每一筆消費，都可能帶給環境守護或者災難，綠色消費能成為捍衛公民環境權的主流，讓好的農作方式，守護土地與人們的健康。